

二十四史輯要

冊二

中 國 喪 地 史 謝 彬 著 一 冊 四 角

本書共分十章：（一）緒論，（二）清代盛時版圖，（三）領土之喪失，（四）藩屬領土之喪失，（五）領海及海峽之喪失，（六）軍港租借地域，（七）外國行政地域，（八）外國勢力範圍地域，（九）中俄劃界痛史，（十）結論。凡關於列強之侵佔，國境之變更，靡不詳載；閱之不特可以知祖先締造之艱難，並可發憤圖強，而為外交之一助。

西 藏 交 涉 略 史 謝 彬 著 一 冊 二 角

英人經營西藏，積極進行，有不達領土之目的不止之勢。顧藏地偏在西陲，注意者鮮。本書詳敍西藏之歷史地理，英藏之交通及中英締約，中英英藏之種種交涉，各方對於藏案交涉之意見。著者衡陽謝彬，足跡遍中國，尤熟掌故檔案，此書一小冊，頗可供愛國者研究，學生參攷之用。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四十二 唐

李密

新唐書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何氏入周爲太師魏國公祖曜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爲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煥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綠山往從之以蒲轎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自謂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擊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

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尙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
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
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
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崤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
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
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
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旣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
密福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
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
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
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苟或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
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尙彊救兵踵來公
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

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圖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闕鄉追及而敗密贏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尙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卽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譙譙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婿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

曰須阨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阨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阨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畊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繩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劖討密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輦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邴元貞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單雄信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彥記室城洛口四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茂廣造雲旛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

號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方戰死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乃以鄭頤爲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撫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令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羣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確中流矢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爲吾

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骋世充多短兵盾櫛蹙之密軍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秉衆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頤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遺劔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殲其衆

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
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
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
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留守職方郎柳
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變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
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
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
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
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
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
上有失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尙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
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筆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
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

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於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卒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貢取不勝委於道踐轔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憲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一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

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偃師劫鄭頌叛歸世充密提衆萬餘馳洛口將入城邴元真已輸款世充潛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水掩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出世充絕河矣卽引騎遁武牢元真遂降衆稍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勣傷幾死瘡猶未平今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據柳燮曰昔孟子歸漢尙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遇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令不昆季盡行以爲媿豈公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輩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尙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
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
孤氏後禮瀆溥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
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
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
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
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幕籬藏刀裙
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
相以兵應己熊州副將盛彥帥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
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尙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
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縗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
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邴元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
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魏徵 新唐書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旣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顥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顥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餉淮安王之軍會寶建德陷黎陽獲徵僞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閱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卽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

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卽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

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
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
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卽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
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
厭怛紂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
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
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卽位
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
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
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
之後澆訛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
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
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國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

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尙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爲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漳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卽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卽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而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离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嫋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

逆鱗哉十年爲侍中尙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爲器人皆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卻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閣竝同職事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卽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卽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